

托马斯·哈代

——思想和创作

张中载 著

集邮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托马斯·哈代
——思想和创作
张中载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

时事印刷厂排版

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9.375 印张 194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 400册

ISBN 7-5600-0146-7 /H · 22

书号：9215 · 336 定价：2.10 元

目 录

前言	1
一 哈代的生平	5
二 小说家哈代	16
小说的戏剧性	23
小说中的人物	28
小说的情节	40
婚姻观和宗教观	47
技巧和风格	53
传统派和现代派	63
三 哈代的诗	69
哈代的反战诗	73
哈代的抒情诗	76
诗的思想感情	79
技巧和风格	83
诗的结构和词汇	93
《身后》一诗的分析	98
八卷诗集	101
《维塞克斯诗集》	101
《今昔诗集》	103
《时代的笑柄和其他诗篇》	106
《环境的讥讽，抒情诗和幻想》	109
《瞬间一瞥》	115

《晚期和早期抒情诗》	118
《人生景象》	121
《冬天的话，不同的情绪和音步》	126
四 哈代的短篇小说	129
五 哈代的史诗剧《群王》	137
《群王》的哲学思想	140
《群王》的主题	146
《群王》的艺术特色	150
六 哈代的思想	156
哈代的思想概貌	156
哈代的婚姻观	161
哈代的进化向善论思想的形成	164
附录	
一 哈代年表	172
二 哈代著作年表	175
三 哈代创作的十四部长篇小说简介	180
四 哈代诗选六十首简介	192
五 哈代诗选六十首（原文）	210
参考书目	293

前　　言

哈代这个名字对我国读者说来并不陌生。早在半个世纪前，他的小说的译本就在我出版了。但是，他的作品为广大城乡居民所熟知却是最近十年来的事。人们在银幕上看到了影片《苔丝》，在屏幕上欣赏了电视连续剧《卡斯特桥市长》。一九八五年夏，我在浙江家乡一个青年农民家里还见到哈代的小说《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的新译本。我国农民也在读哈代的作品。

哈代是跨世纪的文学巨子。他在上个世纪生活了六十年，在本世纪度过了二十八年。作为一个英国作家，他的鼎盛时期早已过去，然而，近年来西方出现了一股哈代热，他的小说一再重版，新版本的传记《托马斯·哈代传》（1962）和收入其全部诗作的《哈代诗全集》（1976）也相继问世。根据他的小说拍摄的新影片和电视片使观众领略那早已在英国消失的维塞克斯乡村风情画。

人们以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哈代及其作品的大量评论和专著早已把哈代研究这块土地开垦罄尽。其实不然。这些年来，评论家又在重新评介哈代，研究生又在撰写以哈代及其作品为题的论文。当然，这不是老调重弹，总有某种新意。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哈代作品中蕴藏的思想内涵和

艺术价值还大有研究的余地。二是人们的思维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前进，思维内容和方法的发展势必使评论者的观点日益深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页）

东西方的文艺评论者正在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方法和文艺心理学的方法应用于文学艺术评论，从而在文学研究中开拓了新的园地。如果拿本世纪初英国杂志《日晷》和《论坛》上刊登的有关哈代的评论同当今英美杂志上的有关哈代的评论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在内容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

要正确理解并评价一个西方作家，不能只读他的作品，还要读执不同观点的评介文章和有关专著，了解他走过的生道路和他创作思想发展的轨迹。哈代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他从信仰上帝发展到抛弃上帝；他最初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后来又受叔本华的内在意志力论的影响，最后形成了他自己的进化向善论或社会向善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此感到不快，并且辩解道，他写人间悲剧，只是要人们“正视世道的丑恶”。

我们认为，最能全面体现哈代思想观点的作品是他晚年所写的史诗剧《群王》、他的近一千首诗以及去世后出版的传记《早期生活》（1928）和《晚年》（1930）。

用当代人的眼光来分析哈代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所写的小说和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早已超越了他

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提前跨入二十世纪的中叶。他在婚姻、道德、宗教、教育、妇女解放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许多当时的作家不同。仅仅用批判现实主义来概括哈代的思想和他的艺术创作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本书试图以哈代的思想发展为主线，从他的观念形态、感情心理、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等诸因素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来研究他的创作过程，探索他在创作中感性和理性的冲突和互相渗透及其转化。例如在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化时期，农村社会经济旧秩序的解体使哈代在心理上处于矛盾状态。他对乡村的旧生活方式和田园风光有深厚的怀旧与依恋之情，因而在感情上厌恶铁路伸向农村，也厌恶机器取代手工劳动。换句话说，他反对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反对用新的生活方式取代旧的生活方式。但进化论的思想又使他在理性上认真看待这一进步的意义。最终理性战胜感情。《卡斯特桥市长》这部小说就充分体现了他这种心理矛盾和他解决这一心理矛盾的态度。他象是面对自己敬爱的老祖母。她的衰老和死亡使他深感惋惜和悲哀，但他又认识到，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本书还探讨了哈代作品的艺术价值。例如，哈代艺术上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在大量的景物描写上，堪称英国小说史上的一绝，此外，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内容情节的编排都独具匠心。又如，他小说中颇多巧合，对于这一点评论家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他宿命论的表现，有人认为偶然的巧合过多，破坏了故事的真实性。是否如此，本书也试作分析。

哈代的诗作题材广泛，在体裁、韵律、音步、意象、用词等方面都不囿于传统格局，而依据内容随心所欲地运用各

种技巧和形式，却又从不追求体裁和技巧上的标新立异。哈代的诗缺乏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激情和风采，也不象柯勒律治那样想象丰富、典雅华丽。他的诗以未经雕琢的自然美见长，似乎漫不经心而显得粗糙，颇似出于一个乡下工匠之手。他把炽热的感情、美好的向往、深沉的思索、寂寞的呼唤倾注在诗里，他的诗句质朴无华，有时用词冷僻，然而却象潺潺流动的小溪，象乡间教堂悠扬的钟声，象蕴藏着无穷的力量的大地。没有浓烈的刺激，却洋溢着泥土的芬芳。

哈代的史诗剧《群王》问世后曾经震动英国文坛。这部史诗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就这一点而言，足以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它也使人们想起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弥尔顿的《失乐园》。这是哈代历时十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可惜我国读者知之甚少。

在各种文学流派如潮的西方文坛，哈代再次引人注目之原因何在，难道不值得人们加以探索吗？

一 哈代的生平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跨世纪的著名诗人、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心脏停止跳动。这个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出生的文学巨子为人谦逊，喜欢安静，他住在老家乡村多塞特，在那里生活、写作，从不愿宣扬自己。可是，他的死却震动了整个英国。他去世后的第二天，一月十二日星期四早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教长接受了把哈代葬在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墓地的建议。这个消息很快地传到哈代的住所麦克斯格特。哈代在临终前曾留下遗言：在他死后，要把遗体葬在多塞特他的祖先和前妻的墓群中。哈代的乡亲们要求按哈代的遗愿安葬。他们觉得哈代是属于他们的，死后也应该同他们在一起。但他毕竟是全英国人民爱戴的作家，把这个伟大诗人的骨灰埋葬在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要求是难以拒绝的。最后采用折衷方案，既尊重哈代本人的意志和乡亲们的愿望，又满足英国各界人士的要求：他们把他的心脏取出，放在棺材里，于一月十五日送到哈代的家乡多塞特的斯丁福德教堂。一月十四日，他的遗体火化，骨灰送到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在三处教堂分别为哈代举行葬礼。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给哈代

送葬的主要亲属是哈代的妹妹和他续弦的妻子；英国国王的代表、其他皇室成员、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和学者也到场了。哈代的骨灰安葬在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诗人角。参加扶灵的有当时英国首相斯坦利·波德温、代表政府和议会的拉姆赛·麦克唐纳、著名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鲁德亚德·吉卜林、著名诗人豪斯曼、著名剧作家肖伯纳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代表。哈代家乡多塞特派了一位农民送来一铲家乡的土，撒在哈代的灵柩上。那天天气寒冷潮湿，可是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附近的街道挤满了人群。他们不能进入大教堂去参加葬礼，就在教堂附近为死者致哀。

与此同时，在哈代备受乡人爱戴的故里多塞特区斯丁福德教堂墓地，人们把他的棺木安放在他前妻爱玛的墓穴中。当地的许多老百姓参加了在教堂墓地举行的安葬仪式。在多切斯特市内，各种活动停止一小时。市长、市政府官员和许多社会名流、社团成员参加了圣·彼德教堂的仪式。

哈代去世的不幸消息迅速传遍多塞特区每个村落。克莱夫·荷南在他所著的《托马斯·哈代》(1933)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报导：“清晨，星星还没来得及在日出前隐退，村民们早已站立在家门口议论着哈代的逝世。许多村民从前对哈代并不熟悉，此刻，即便是在该地最偏僻的村庄对于哈代及其作品也已家喻户晓。他在小说中所创造的维塞克斯乡土气息和景色确实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

在已故的英国作家中，还很少有人象哈代那样，受到官方的重视和民众的爱戴，逝世后安排如此隆重的葬礼，并引起普通农村劳动者深切哀悼。这也许是对他一生成就的最好说明。

一八四〇年六月二日托马斯·哈代生于英国多切斯特市附近的多塞特区。他在小说中常提到的埃格登荒原就是他的诞生地。他是家中长子，与其父同名。老托马斯·哈代有石匠手艺，经营建筑业，家境宽裕。他身体健壮，一表人才，颇有音乐才能。小哈代四岁时，父亲就教他拉小提琴。小哈代在少年时期就常和父亲一起，用小提琴为乡村舞会伴奏。哈代一生爱好音乐，同小时候所受的音乐熏陶是分不开的。哈代的母亲上代都是自耕农，他受母亲的影响，喜欢读书。小哈代的祖母常常讲故事给他听，尤其是拿破仑时代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种子。哈代晚年写出英国文学史上最宏伟的以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为主题的史诗剧《群王》不是偶然的。

哈代出生时，父母都以为他是个死婴。要不是保姆细心观察，说不定会当作死婴抛弃。他小时候身体虚弱，六岁以前，父母一直以为他活不长，直到八岁才进学校读书。在此之前，由他的母亲教他读书、写字。可以说，母亲是他的启蒙教师。他的双亲大概从未料想到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会活到八十七岁，临终前仍然思想清晰。

从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六年，哈代一共上过四所学校。其中多切斯特文法学校是他祖父创办的；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六年，哈代任该校董事。哈代十二岁开始学拉丁文，还请了家庭教师在家里学法语。他经常去教堂作礼拜，打算长大后当牧师。哈代十六岁离开学校，到建筑师约翰·希克斯的营造厂当学徒。约翰·希克斯是哈代父亲的老朋友，为人随和，颇有学者风度。哈代当学徒的时候，仍然坚持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学习勤奋，每天天一亮就起床读书。约翰·

希克斯也喜欢读书，为人厚道，哈代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时间甚至比学习建筑业务的时间还多，他也从不干涉。约翰·希克斯的营造厂隔壁就是一所由语言学家、诗人威廉·巴恩斯主管的学校。哈代在学习上发生疑问，往往请教威廉·巴恩斯。哈代在文学创作上的出色成就同他少年时期努力学习语言有密切关系。一八五七年，哈代十七岁了，他有幸在剑桥大学古典文学学者荷雷斯·穆尔的指导下学习。当时哈代买了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全书》，此后一生中经常翻阅。一八六〇年，穆尔介绍哈代读论述宗教问题的论文集《论文与评论》，此书对正统的宗教观念和教义颇多微词。哈代原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有志于献身宗教事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阅世渐深，视野日益扩大，读了《论文与评论》一书后，他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名著中都鲜明地显示出他对宗教的鄙视和不恭。

他的父亲可能发觉哈代在建筑师约翰·希克斯手下“不务正业”，一八六二年，决定把儿子送到著名的建筑师亚瑟·布鲁姆菲尔德那里去学习建筑行业。老哈代一心想让儿子继承父业，成为杰出的建筑师。可是，爱好文艺的小哈代这时又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亚瑟·布鲁姆菲尔德门下，他似乎有充裕的时间与同学们讨论诗学。哈代虽然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在建筑业方面也并非平庸之辈。一八六三年，他参加过全英现代建筑上应用花砖和赤陶的征文比赛并获奖。原规定获奖者应得一枚奖章，十个英镑，评选委员会认为哈代的文章写得十分出色，所述与建筑有关的内容欠深刻，只发奖章一枚。这一轶事生动地说明：在写作和建筑这

两个不同的专业上，哈代在写作方面更有天赋和才能。

哈代于一八六五年在《钱伯斯日报》用笔名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这是一篇题为《我怎样为自己盖了一栋房子》笔调诙谐的小品文。哈代想同布鲁姆菲尔德营造厂的同事们开开玩笑，才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一八六七年哈代因病离开布鲁姆营造厂，回乡休养。病愈后又到希克斯经营的营造厂工作，任实习建筑师。就在这一年，哈代同他的表妹斯巴克斯小姐订婚（后来，婚约取消），同时，哈代写成了他的未出版小说《穷汉与小姐》。当时查普曼·霍尔出版社审稿人、著名作家乔治·梅雷迪斯对哈代说，这部小说的观点过于激进，不宜出版，劝哈代写一部情节比较曲折，但不那么热衷于社会改革的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就这样束之高阁了。后来哈代到韦茅斯去为另一建筑师工作。

一八七〇年，哈代按梅雷迪斯的意愿写出第一部小说《铤而走险》。这部小说中有爱情故事，也有犯罪情节，内容错综复杂。次年，哈代用笔名自费出版。

这一年，哈代的雇主派他到康沃尔市去对圣·朱利特教堂进行修葺前的检查。哈代在康沃尔市结识并爱上了教区牧师的小姨子爱玛·拉维尼娅·姬弗德。一八七二年，哈代发表了第二部作品《绿树荫下》之后，曾对自己是否适于搞文学创作有所怀疑，不知将来到底该干什么。在此关键时刻，爱玛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她劝哈代选择文学创作为终生事业，并帮助哈代誊清他的第三部小说《一双蓝眼睛》的手稿。这部小说于一八七三年出版。爱玛使哈代最终放弃了建筑行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文学创作。一八七四年，哈代的第四

部小说《远离尘嚣》出版了。这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获得成功使哈代决心从事文学创作。《远离尘嚣》一书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有的评论家以为是当时名作家乔治·爱略特用另一笔名写出的著作。

《远离尘嚣》一书出版后，哈代获得了一笔优厚的稿酬，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八七四年九月，他同爱玛结婚，婚后在伦敦郊外定居，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此后几年中，除去过一次荷兰和德国外，哈代和爱玛一直在伦敦郊区居住和工作。

一八七八年，《还乡》问世。一八八〇年，《号兵长》出版。此后，哈代又着手写《冷漠的人》。为了谋生，他几乎是每年或每两年写一部长篇小说；他精力旺盛，写作速度惊人，不久，因劳累过度，终于病倒，卧床不起达半年之久。

当时有许多小说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出书。哈代的小说也是如此。他病倒时，《冷漠的人》第一章已在报刊上连载。他在病中仍用口授方式，坚持把全书写完。他想，如果自己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得给妻子留下足够的生活费用。

一八八一年四月，他终于战胜病魔起床走动了。同年六月，哈代夫妇移居维姆博恩。他开始写《塔里的两个人》，此书于一八八二年出版。一八八三年，因哈代的身体衰弱，需要有一个空气新鲜的安静环境，哈代夫妇决定移居多切斯特。他们在那买了一块地，盖起了那所名叫“麦克斯格特”的房屋。这所房屋是哈代自己设计的。此后，哈代除偶而到伦敦或欧洲大陆旅行时，离开几个月，他的大多数岁月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这里完成了短篇小说集《挤奶女工传

奇》(1884)、《卡斯特桥市长》(1886)和《林地居民》(1887)。

一八八七年，哈代夫妇到意大利各地去旅行。回到英国时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维塞克斯故事》(1888)出版。哈代一生中写了不少短篇小说，除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一群贵妇人》(1891)、《生活的小捉弄》(1894)、《一个变了样的人和其他故事》(1913)等。他是个精力过人的多产作家。

就长篇小说而论，哈代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德伯家的苔丝》(1891)。哈代在写这部小说时认识到，对那个墨守成规的时代的旧传统、旧习俗来说，这部小说的内容是离经叛道的。在杂志上连载时，他为了能顺利地通过当局的审查，不得不删掉某些情节，在文字上也有不少改动。在这一部小说的单行本出版时，才尽量恢复原貌。不出所料，舆论界对这部作品所宣扬的“不忠”、“不贞”和“诲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哈代对此处之泰然。他对婚姻、爱情和道德准则自有看法，并未屈服于世俗偏见。次年，他又发表了连载小说《心爱的人》(1892)。一八九三年春，哈代到他祖母的家乡弗利去搜集素材，准备写《无名的裘德》。一八九三年夏，哈代回到伦敦写这部小说，部分情节以弗利为背景。一八九五年《无名的裘德》问世，立即遭到舆论界猛烈的谴责。有的评论家把这部小说叫作《诲淫的裘德》。澳大利亚的一位妇女读完《无名的裘德》后，把书烧成灰，寄给哈代，表示抗议。对一本书进行如此无情的抨击是罕见的。哈代对于这种世俗的偏见与非难感到十分沮丧。他愤然决定从此结束写小说的生涯，而用全部精力和时间来写诗，但毫无

后悔之意。当时他已经是著名的文坛巨子，舆论界的攻击无损于他在文学方面的声望和普通老百姓对他的爱戴。哈代是以写小说成名的，同时写小说也是他谋生的手段，为了发表或出版，不得不受到他所反对的旧传统观念和旧道德标准的约束而删去他很想表达的思想和内容，因此常感苦恼。写诗则有所不同。他的思想可以在诗中自由驰骋，他的感情可以在诗中尽情抒发。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写诗，直到暮年，他才作为诗人出现于文坛。哈代性格刚毅，在文学界已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几篇抨击文章原不能使他中断小说创作。舆论界对《无名的裘德》的攻击只能说是一种偶然的因素，一种催化剂，促使他集中精力写诗。

哈代生性孤僻，喜欢遁世隐居，过乡村生活。在宁静的乡村写诗，实现少年时期愿望，对哈代来说本来是一种莫大的欣慰。一八九八年哈代第一部诗集《维塞克斯诗集》出版，读者在哈代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的生涯结束后才读到他的诗。此后，他的诗一共出版了八卷。他去世后，一九三〇年，包括九百一十八首诗的《托马斯·哈代诗集》在英国出版。

哈代在本世纪初写了史诗剧《群王》。《群王》是英国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剧。这部巨著使哈代成为当时英国声誉最高的文学家；《群王》的三个部分分别于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八年出版。这部诗剧几乎涉及当时欧洲所有的王国和历史人物，在广阔的空间，描绘出欧洲历史上最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伟大时代。场面雄伟，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结构新颖，堪称文学史上的一绝。历史学家称它为杰出的历史书籍；诗人称它为宏伟的长诗；剧作家称它为文学

宝库中难以搬上舞台的、独一无二的诗剧。

十几年前对哈代所写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那种暴风骤雨式的攻击已不复存在。到一九一〇年，哈代荣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金质奖章。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授于哈代名誉学位。英国皇家建筑学会接纳他为荣誉会员。当然，他在建筑学上并无建树，这是建筑学会会员对一个在文学上有杰出成就的同行表示敬意。哈代继丁尼逊和梅雷迪斯之后成为英国作家联合会第三任主席。

创作一部有关拿破仑战争的文学作品是哈代多年的宿愿。儿童时期祖母给他讲过有关拿破仑的故事，少年时期读过有关拿破仑的历史书籍，在他心中引起了对这一题材的兴趣。《号兵长》是哈代写这一题材的第一次尝试。哈代为创作这一史诗剧《群王》进行过长期准备：他阅读过大量文献，不只一次地到布鲁塞尔和滑铁卢去搜集有关资料。他说过，一八七八年见到路易·拿破仑，对他创作中刻画拿破仑一世的形象大有裨益。

哈代的妻子爱玛于一九一二年去世。尽管自一八九〇年以后，他们俩的感情并不融洽，但爱玛之死对哈代仍是个沉重的打击。哈代深深地怀念逝去的妻子。为了重温他们俩在康沃尔相恋的岁月，哈代于一九一三年三月重游故地，回来以后，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诗集》中描述他当年追求爱玛的情景。哈代的诗中约有一百首同爱玛有关。爱玛死后，哈代在谈及同她不甚融洽的日子时，往往怀着负咎的心情，以忏悔的语气来倾诉自己对爱玛的情愫。爱玛同哈代结婚后未生子女。

一九一四年，哈代七十四岁时同弗罗伦斯·达格德结婚